

婆婆家的老枣树

● 微澜



在几个村中间的一天主干道上每逢这一天，天还没亮许多卖东西的人就陆陆续续把东西摆好了，静静等待着天亮，等待着希望今天能够赚一些，把这些东西换成钱，也能给家里置办一些东西，尤其是临近过年的那几次会，简直是人来人往摩肩接踵，充满讨价还价的声音更多的是幸福开心，自己对新年的期待。

在集市上刚天亮就有好多起早来赶集的人，有的是为了给买一些鸡鸭鱼肉当然越早来越好新鲜，看着有的人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，还有一只乱窜的鱼拼命挣扎着。更有好多卖蔬菜的，应有尽有，让人眼花缭乱！

卖吃的地方老早就挤满了小孩，那些钱手里握着一块五毛的，就挤在摊前争先恐后的在那等着，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，还有重要的糖人张，更是受欢迎，在他的手下，一个栩栩如生的小人或者动物一个个出现，真的想把它们全部买下来可是不舍得吃，唉真是纠结，只好一点点的看着那些糖人吐口水，然后再再一口一口的舔，生怕会一不小心一口给吞掉了。孩子们很天真。

还有好多的装饰品，是很多女孩子的弱点，她们站在那前面挪不动脚步，视线没有转移。女孩子天生爱美，同时这些东西不仅好看而且都特别实惠，同时反应了人们的朴实。

等到下午的时候人更多，叫卖声更是一片，人来人往，都挤到一起，整条街围得水泄不通，真是特别热闹。

傍晚时分，人们都慢慢的，不知不觉都回到了家里了，星星落落的灯光，卖东西的人也结束了忙碌的一天，在回家的路上，天边的朝霞被染的通红，回到家里结束了一天忙碌但是开心，每个人都买到的心仪的东西呢，卖东西的人也大赚一笔，每个人都很开心。

腌 菜

● 季冬梅

我喜欢腌菜。腌酸菜，腌咸菜，都是我最喜欢的活儿。过日子，就得样样自己做，不但有情趣，还吃着卫生安全。

每年秋末，我都要腌酸菜。为了腌酸菜，我特意买了一个小缸。等到秋白菜上市了，我就到市场挑白菜。我选白菜，主要凭感觉。叶子青绿绿的，看上去挺实的，就买，这样的白菜，用的化肥少。叶子发白，一碰就碎的白菜是吃化肥太多了。这种白菜，不能用来腌酸菜。

白菜买回，收拾干净(去掉老叶和根)，然后把白菜放在阳光下晾晒一整天。晚上，再搬上楼。腌制前，要把小缸反复刷干净，再准备好盐水清洗白菜。白菜都洗好后，就齐整整地放在小缸里码好，再在上面压一块重石头。把已溶化好的淡盐水注入小缸内，没过白菜就行了。最重要的是，整个腌制过程不得有一点油星，否则白菜就要烂掉。最后用牛皮纸盖好就行了。

一个月后，白菜就腌好了。在北风呼呼叫的大冷天，煮一锅酸菜骨头汤，是再好不过的晚餐了。炒酸菜粉，包酸菜饺子，我最爱吃。吃着自己亲手腌制的酸菜，有一种贴心贴肺的暖。望着浮满白亮亮酸菜的小缸，这一冬，胃始终都踏实呢。

以前，家里还有各种小坛子，都是我用来腌咸菜的。东北人，哪家没有小坛子呢？这些小咸菜，是小饭桌离不开的呀。

每当秋风吹来时，我就准备腌咸菜了。闲暇时，到市场走一遍，那些小黄瓜，小辣椒，小豆角，小茄子里就乖乖地钻进我的袋子里了。回到家，哗啦啦一阵洗，然后用盐裹好放到盆里。一夜后，这些小嫩的小东西就失去了水份，都蔫软软地伏在盆子里了。这时，我就细心地把它们分类摆在不同的小坛里，浇上炸好的带各种调料的酱油，封好放在阴凉的地方。十天半月后，就可以享用这些小咸菜了。

秋天，又到了。望望现在的家，没有小缸，也没有小坛子。我的心，空落落的。没有办法的，人到中年了，身体已不允许吃那些咸菜了。为了健康，不能腌制小咸菜了。此时，仿佛失了业，真的好失落。

有时，真怀念那些只属于自己的家务活儿。女人，总也摆脱不了那些琐碎的活计，特别像我这样在农村长大的女人。读书，写字，虽然好，可腌菜，对我来说也一样的重要。过日子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过法，我就喜欢这种烟火味极浓的凡俗日子。那些高贵高雅的生活，永远不属于我。我，也永远不向往。

站在阳台，往下望，一位白头发大妈正在小树下刷坛子呢。我的心，呼地热起来。她一定要腌咸菜了。放下手里的书，我匆匆跑下楼。我要帮大妈刷坛子，还要陪她一起去买各种小青菜。快乐，水一样漫过心，瞬间就流满身。

阳光下，大妈冲我笑，我也冲大妈笑。凡俗的日子，真的好。



婆婆家有两棵老枣树，粗粗的树干，大大的树冠，枝丫弯曲交错，都长在院子里的西墙边。

阳春三月，处处枝繁叶茂，花红柳绿。可老枣树总是慢半拍，好像与世无争一样支棱着干树枝一点动静也没有……不知哪一天，树上小芽萌出，长出嫩嫩的叶子，发出青青的枝条，而且越来越多。在春风的摇晃下，不几天，整个树就被染成了绿色。

枣树开花了，密密匝匝的小黄花点缀在青翠的小枝上，引来了上下飞舞的蜜蜂“嗡嗡”作响。一场小雨过后，绿叶沾满水珠，晶莹透亮，枣花落了，地上像撒了一层金粉，婆婆不舍得扫掉，想让它多留几天……枣树挂果了，小小的果子像米粒一样；在夏日阳光的普照下，青青的小枣“扑棱棱”一天天长大。

到了农历七月，婆婆总爱念叨一句谚语：“七月十五枣钻圈，八月十五晒半干。”枣熟了，枣皮像打了蜡一样亮亮的，有的泛白，有的泛红，有的半青半红，压得树枝弯下了腰。有人来了，随手摘一个，用手搓搓送到嘴里，“咯嘣”一咬，甘甜清脆。

婆婆说：“生枣不能多吃，吃多了会不消化，拉肚子。”她摘了一盆新枣煮熟了让我们吃，又软又甜。丈夫说：“在经济匮乏时期，这枣可是充饥的食品，还是我们几个学费的来源。”

收枣时，婆婆指挥我们撑一条床单，拿着长长的竹竿对着枣打起来，一颗颗大红枣滚落在床单上。邻家的孩子跑来跑去，嘴里填满了甜甜的鲜枣，笑声响彻小院。婆婆让孩子给东家大娘送一碗，给西家婶子送一碗，让她们也尝尝鲜。大部分枣要拿到县城或集市上卖了换钱，剩余一小部分切片晒干，捎给身在外地的儿女。

秋风阵阵，枣树叶“哗啦啦”飘落在地，给院子铺上黄色的地毯。早上，婆婆拿着大扫把，把带着夜间潮气的树叶扫成一堆；太阳升高了，她再拿根小竹棍把它们扒拉开晾晒……干树叶装进麻袋，干树枝堆在墙角，用它生活做饭。

如今，婆婆不在了，老枣树仍像普普通通的庄稼人一样，不张扬，不争宠，默默地奉献着，静静地守候着我们心中的家。

“小滩”与“九坛”的由来

● 陈必俊 陈德忠

“小滩”与“九坛”都属海河镇。小滩在明代中期前后成陆，这里古代盛产柴芦芦苇。清代这里是王姓“标地”。据王氏家谱记载，王氏南村公第 11 世祖王大范在乾隆早期就来小滩，九坛一带，大范公死后的墓地葬在“八宜新垄之原”。

小滩与九坛一带同为王氏一块“标地”。由小滩大一坛向东有三坛、五坛、六坛、八坛、九坛等清代滩地丈量划界的地名。坛者，古为“宣”字，是丈量工具，此地人称为麻宣。古代每宣长度为 100 丈，这就是坛的释义。这块地所产柴草，大多集中两个草场；一是在今开明供销社地方为“大草场”；另一处在今小滩一队和九坛 11 队交界处，古为“小草场”。小滩庄一带古称“腰子塘”，因这一带地方到阜宁，比绕道五汛港可缩短近 30 里水路。

大约在清代嘉庆年间，海势东移，小滩一带柴草茂盛，土地肥沃，人们开始种植开垦。这时有阜宁篆河刘姓 13 世维邦公，东坎迂四明张氏

十一世文汝公、高汝公兄弟，王家塔王氏 13 世光裕公都先后迁来此处，或为王氏种田，或为王氏看护柴滩，子孙繁衍，形成小滩刘姓、张姓、徐姓、王姓等大族姓。王氏另一分支朝品公，在小滩学校庄上，又建起了庄园，古代就流传“小滩庄，王姓骡马扣成行”的说法，但其后代有王大晃、王小晃者，不知创业艰辛，从几千亩土地，败落到只剩下几百亩土地了。

到了清代光绪年间，到小滩一带的住户又有所增加，从黄云迁去的姜姓，以及到了民国年间又有从盐城装柴草船遭遇匪祸的张氏在此落脚，所有大姓在小滩这块土地上扎根生活至今。

一个月中我们这有三次集会。每次都是不可不逛的一个地方，对我来说它传承着祖祖辈辈勤劳的美德，还有人们物物交换到金钱交换的发展历程。同时也是人们买衣服吃的，还有蔬菜水果的一个重要的地方。



射阳，我的家乡

● 吴明

没有哪一个地方，能让你我随意安家，没有哪一条路，能让我和你幸福着一直走到天黑。

射阳是天堂洒下的种子，搁置着我和你的诗情画意，搁置着我们漫天飞舞写诗的过程。

此时，谁的柔情蜜意，找到了最适宜滋生的温床。

村庄和田野轻纱遮面，干净的稻米也早已回家。

射阳的十月，像一场深夜举行的婚礼，羞涩，红润，并且欲语还休。

此时，焰火燃烧，燃烧中的射阳，是我唯一

的爱恋。

打开幽梦，一场雨，一瓣叶，潮湿了我的眼睛。

那首诗歌，那篇文字，那棵桂香带露的树，都娇喘着一天天成熟。

射阳，我的家乡，轻摇柳腰，骨髓清奇。那面湖水微澜，那树枫叶疯了似的摇曳，那只小船儿，避开渔火。

射阳，今夜和我一起，泊进烟雨深处，共赴吴侬软语。

爬 鱼

● 林海

近日悠闲，得知发小现已退休回来射阳，怎能不见一面？告知发小一声，一小时后到他家。我到时，发小正在收拾小仓库，说，让你看件宝贝。没等我回话，他从柳篓子中便拎出一团鱼网。我说是鱼网吧，他说这是爬网，30 多年没用了还收着，怕是 30 岁以下的青年人没几个认识的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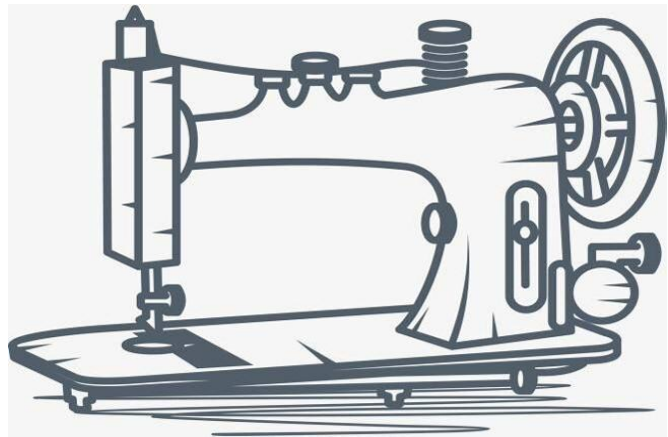
爬鱼就是人们常说的用爬网捕鱼方法，在本世纪之前还能经常见到的，现在很难见，很少用了。因为沟河港内杂草丛生杂物多，爬网无法贴近河底泥就爬不到鱼不说，还有被杂物勾套撕坏爬网的风险，加之河水污染加重，鱼、虾、贝类渐少，捕不到鱼了，所以爬网淡出人们视野。但它作为人们曾经捕鱼广泛使用的大众化工具，依然值得叙述其价值。

爬网制作的工艺一点儿不复杂，也没有高新技术，人人都可用之，广受人们欢迎。过去有麻纤维织成，后来选用尼龙线或聚乙烯织成的

几块片网，拼铰链接起来成长方形，常用的规格长约 2.2 米左右，宽 1.8 米，有 5—6 排网兜，每排 6—8 个，类似于人们上衣没有布沿盖边两个敞着的口袋形状，网兜可人工用梭子或鱼贯缝上网片。在网兜口的边沿用线穿扣系牢小铁铸件，选一根大酒盅口粗的竹子或直树棍，把网口抻开拉直变成爬网的网纲，两头系上长粗绳，便可在岸边拉着爬网捕鱼了。

用爬网爬鱼的时间，主要集中于中秋后、冬季和仲春时段，因为鱼类潜入深水区，贴近河泥活动，利于爬网捕鱼。爬鱼是力气脏累活儿，强壮男性一人可作业，多数是二人，这样有事相互间有个照应。我们庄上有好几家拖爬网的，农闲挣点活便钱。

爬网是平常的网具，现时已成罕见之物，但使用者都有不平常的经历与故事，也寄托了不少人的情感与希望，带给人们几许快乐，取到鱼都是件开心的事。



几年前从平房搬楼房的时候，旧家什送人的送人，淘汰的淘汰，唯独对家里那台缝纫机难以割舍。几番思量最终将它搬至新居。那台缝纫机是上世纪 60 年代末父母结婚时的家当。在那个物质生活十分落后的年代，它不仅为我们家立下了汗马功劳，而且给我的青少年时代带来了许多快乐。

上世纪 70 年代，我们兄妹相继出生。那时，不时兴买衣服穿，家里有缝纫机会做的都是自己做着穿，不会自己做的则找专业的裁缝去做。我们家的衣服都是母亲自己做的。那时国家经济落后，吃穿用度都要凭票供应。只有过年时母亲才舍得用布票去百货商店买布料为我们做新衣服。每逢春节临近，得知母亲要为我们做新衣服，幼小的我们欢天喜地，趴在床边看母亲裁剪、缝纫。“噔噔噔……”缝纫机欢快地跳动。小小的心儿也随着布片的不断组合充满了期盼。每次看母亲踩缝纫机，心里都对那个神奇的机器充满了好奇，总想着什么时候自己也可以踩着它玩玩。可是，把缝纫机当做宝贝的母亲哪会允许我们瞎弄。直到十一二岁时的一天，趁母亲不在，我偷偷地从包袱里找了几块做衣服剩下的碎布头，在缝纫机上做了一个沙包。拿着自己亲自用缝纫机扎的沙包到同学中去显摆，心里那个美呀。

时光进入到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基本上已经不太时兴自家做衣服了。家里的缝纫机也就没有了太大的作用。于是，它就成了我和哥哥踩着玩的一个“玩具”。男孩子捣蛋，不是把裤子扯了线，就是把书包带子悠掉了。这些小事儿根本就不用母亲出马，我们自己就可以在缝纫机上麻利地搞定。甚至自己身上穿的衣服我们也敢拿来在缝纫机上做“手术”。上世纪 80 年代初流行喇叭裤的时候，长我两岁的哥哥嫌裤子喇叭口太大，便把裤腿的针线都拆开自己给它做“手术”。重扎的时候该收的地方收该放的地方放，改过的喇叭裤果然显得喇叭口大了好多。而到我上中学的时候，喇叭裤已经过时，当时流行鸡腿裤，就是裤腿很细很细紧紧绷在腿上的那种，因嫌裤腿不够细，我也毫不犹豫地吧裤腿上的针线拆开来在缝纫机上给裤子做“手术”。由于裤腿改的太细，有一次去厕所，蹲的时间有点长，腿有些发胀，结果裤子提了好几分钟才提起来，弄得满头大汗，惹得旁边的人不住地看，尴尬极了。前些日子中学同学聚会，聊起少年时的荒唐事，我把这段经历讲给同学听，笑的一位女同学差点背过气去。

奇怪的是，我们兄妹三人两个男孩子踩缝纫机踩得都很好，唯独小妹不大喜欢踩缝纫机玩。同为 1970 年代的人，却有如此差异，或许是性格使然，或许是因为我们两个生于 1970 年代初，而小妹生于 19 70 年代末吧。如今不是有三年一个代沟的说法吗？照此一看，我们与小妹之间差了两个代沟。难怪！难怪！

柿子

● 马青华

近来街头水果店里，柿子很多，一个个红彤彤的，吹弹可破，逗人食欲。

我从小喜欢吃柿子，宋朝的张澄说它“甘似醍醐或蜜汁，寒于玛瑙冰浆”，真是贴切。印象中每到冬天，一家老小就围着一个很大的电炉，吃柿子说闲话。电炉的碳丝通红，加上手里红艳艳的柿子，每个人的脸都被映红了，这才叫过冬。

有个朋友抱怨说柿子稀稀糊糊的，总是吃得一手一脸，我说他真不会吃。挑熟透了的柿子，把蒂拔去，那极薄极薄的一层柿衣揭开，里面的果肉依然完整，可以一口吞下，一点也不脏手。

柿饼太甜，吃一个柿饼就可能牙疼，所以现在吃的人少了，以前过年可少不了它。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、文学批评家金圣叹临刑前传给儿子一个秘方——豆腐干与花生米同嚼，有火腿味。我以为柿饼跟花生米(要烤熟的)同嚼，更胜一筹。

柿子原产中国，古代就是人民群众喜闻乐“吃”的零食。前几天看《宋朝人的饮食》，发现《韩熙载夜宴图》中的“大菜”里居然有一道是柿子，不禁感慨，达官贵人无非也就吃点这个。既然有柿子，那么彼时一定已是深秋初冬时节。在画中，韩熙载府上歌舞升平，高朋满座，他却始终眉头紧锁，心事重重，满怀惆怅。当时南唐小朝廷大势已去，统治集团内部却依然斗争激烈，用不了多久，后主李煜就将感慨“落花流水春去也，天上人间”了。韩熙载官居高位，一定是从那一枚枚尚且火红的柿子，看到了寒冬将至的现实。

上大学时有一年秋游，去了一个什么山，山上有棵柿子树。男同学爬上去摘了一些还很硬很青的柿子，非常小，状如乒乓球，我带回来就摆在书架上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一日看书，居然闻到了一股柿子香。抬头一看，那几枚小小的带着树枝的柿子已经红透了，干黑的枝和火红的柿子竟有着浓墨与朱砂的写意，实在是一幅好看得不es的秋景。

我想，从春到夏，由秋到冬，我们每个人都在忙忙碌碌，不敢停歇，深恐错过生命的季节。幸而大自然在凛冬到来之前赏赐给我们这红火喜庆、甜美圆满的蜜果，好到只需看一眼，就能给人片刻“浅啖低吟”的沉醉，这就够了。

